

## 此时此刻的蝉,比蟋蟀更需要一滴露珠



那蝉还在枝头呼唤。快两个月了,夜以继日,无所畏忌。蝉笨拙的、执著的、孤僻的呼唤,并没有在这沉默的人世里激起一丝波澜。

他实在太焦虑了。躺在两根扁担上午睡的父亲,呼噜和蝉声完全不在同一个频率上。劳作了一个上午的父亲,呼噜沉闷有力,而得不到回声的蝉声嘶力竭。

在第一批露珠到达之前,最先变成哑孩子的,不是蟋蟀,而是那只整天听声不见面的蝉。

亲爱的洛尔迦,此时此刻的蝉,比蟋蟀更需要一滴露珠。

在蝉还没有变成哑孩子之前,他的语速依旧快如机关枪扫射,一大片一大片。他从不听别人是否听懂,总在急切地说着什么。

是的,他要说出这个夏天在他内心汹涌澎湃的汁液,太阳在推搡他,土地在命

令他,他必须马不停蹄地生长,那么阔大的叶子你们看到了吗?那么肥硕的花朵你们看到了吗?那么密集的果实你们看到了吗?他的抒情无休无止,他的叙事更是密不通风。他就像莫言小说《四十一炮》里的那个“炮孩子”,口无遮拦,热情奔放,几乎没有缰绳可以绑得住他目光所及处生命的孕育。

稻叶坚挺,棉花叶长成了梧桐叶,玉米们的长叶子仿佛一把长剑,无论是谁走近它们,玉米叶都如猛兽般毫不客气地刺将过来。山芋们则躲藏在招风耳的叶子下偷笑,裂开的土缝里露出了他们掉了乳牙般的慌乱,其实他是完全不需要慌张的,期末考试还没到来,甚至还不到期末复习的阶段。这是一段过了期中考试后的考试空白期。在这样的空白期里,这样的紧张和慌乱是徒劳的,亦是可笑的。

夜晚里的萤火虫多了起来,他们是提着灯笼的小顽童,点了灯,并不翻书,只是到处访客,到处闲逛。如此自在,如此悠闲,这是他期待的成功吗?萤火虫的夜晚,有多少深不见底的自卑,就有多少深不见底的迷茫。

父亲说,一个人将来要有饭吃,要能文能武才行,你光能文,不能武,将来不可能靠吃纸吃字当饱。

他开始狡辩,并没有面对面地狡辩,而是在一张纸上。

窗外的蛙声一阵阵涌来。呱呱呱。呱呱呱。混杂在蛙声中的,还有癞蛤蟆的叫声。是短促的呱呱呱。可能癞蛤蟆的舌头比青蛙的舌头要粗短一些。

父亲是说他只是想吃天鹅的癞蛤蟆吗?可他并不知道天鹅长得什么样,他只是见过家鹅,他曾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,快速奔跑起来,威胁在打谷场上觅食的一群鹅,鹅们

先后飞了起来,翅膀扇起的风刮到了他的脸颊上,似乎是天鹅带来的风。但它们并不是天鹅,扑腾着很少用到的翅膀,飞得既不高,也不远,最后一只只落到了打谷场边的河面上。嘎嘎嘎地抗议。

他坐在打谷场的青石碾上注视着更远的地方,似乎听不见家鹅们的抗议声。对岸的父亲还在棉花地里除草,他应该是光着身子的。汗水太多太多,衣服会被汗水浸坏的。父亲让他也光着身子除草,他坚决不服从。棉花地里的第一批伏前桃已开了。青涩的棉桃突然吐出了雪白的棉絮,令他更要保守内心的秘密:他曾吃过一只刚刚结成的棉桃,那棉桃的汁液涌到他喉咙里的时候,他吃了一惊:柔软的棉花原来是这些微甜的汁液变成的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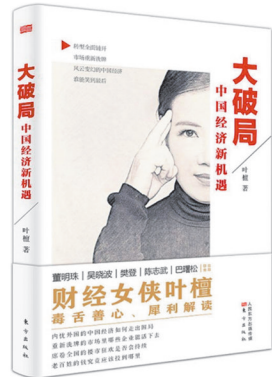
□庞余亮  
(选自《中国书写:二十四节气》)



## 《大破局:中国经济新机遇》

作者:叶檀  
东方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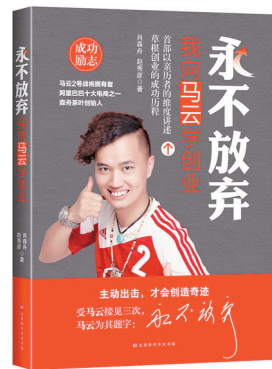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擅长用数据与事实说话,不仅有对宏观政策的解读,更有微观层面对企业、家庭、个人的关注。



## 《永不放弃:我向马云学创业》

作者:肖森舟 赵秀彦  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本书作者肖森舟通过三次和马云见面对谈,直接受其影响而创业成功。本书是国内首部以亲历者角度讲述马云指引其创业成功的图书。



## 不可言喻的



山中的河谷美得无法表述。它是“无形之形、无景之景”,是第一阵微风,第一抹嫩绿,第一片植物的温柔。

但您也许会感觉到空气的那份热烈,那是透明的小河,流过我们的耳边,流过新生的枝叶,流过松树针和野花冠。一切都听凭小鸟的安排……还有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名字的那丛硕大的灌木,沿着湍急的河水顶着无数的白缨?我俯视那条紫色的溪流,它清澈无比,冲凿着石矶。而我们的直觉都遗失在茂密、幽暗、永远既古老又清新的森林深处。

梯田的草地上杏花飞雪,罗马大地架起了金字塔,斜坡上葡萄树的层层叠叠。还有高大的桦树罩着教堂的

钟楼。在一切都消散之前,我们还是默不作声,停下来吧!幻象由愿望而生。

### 船长

货船就是房子。他,是一家之父。我们,您,我,都是他的孩子。然而他却出生于一个来历不明的罕见种族。

他主持餐桌,他说着话并时不时地考考我们:地理,历史,诗歌。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,他就说:“饭桶卡罗利娜,饭桶让,看书去!”但我们并不感到羞愧,我们总是很幸福。他的命令,我们喜欢。比如,他对我们说要就着面包吃奶酪,要用手拿着奶酪吃!好像我们这些瑞士人不会吃奶酪!这让我们大笑起来。

然后他打开葡萄酒瓶塞,掌心托着高脚酒杯的球形体分给大家,就像送给我们一朵花。

他下令上点心。在屋子的深处立刻就出现了一个俊美的黑奴,他用一只金托盘送来了千层糕和巧克力糖糕。

### 鸟的狂鸣

鸟的狂鸣。你不知道狂鸣吗?你相信这些灰羽毛的、极少粉饰的森林小天使,还有它们的歌唱,它们飞翔的方式,啄枝的方式,就是高贵的大自然吗?是地上的温情?是真正的幸福?

听它们鸣叫,仔细听。你没听见它们在说什么,它们想要什么吗?我知道。我怕鸟。

### 广场

在这片宽阔的地方,洒满黄色的月光,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五个雕像。

她们等待着。她们脚下有五个影子。像在坟墓里一样平躺着。然而影子比雕像更生动。她们缓缓起舞。

爱神在广场上散步,绕过黑色的影子。他知道在上面行走会遭厄运。但他突然发现——噢!可怜的——他自己却没有影子。

“我难道是透明的吗?”他问月亮。可是月亮不敢回答只有我知道的事情:爱神,你一无是真。

(选自斯泰法妮·柯丽娜·比勒散文集《一百个爱情小故事》)

## 刘十三的童年



初夏的屋檐下,刘十三嗑完一捧瓜子,和外婆说:“感觉有人在想我们。”

外婆说:“想有什么用,不给钱就是王八蛋。”

满镇开着桔梗,蒲公英飞得比石榴树还高,一直飘进山脚的稻海。在大多数人心中,自己的故乡后来会成为一个点,如同亘古不变的孤岛。

外婆说,什么叫故乡,祖祖辈辈埋葬在这里,所以叫故乡。

山间小镇,仿佛从土地生长出来。高考离开故乡至今,除了过年,刘十三没有回来过。外婆全名王莺莺,自家院门口开了个小卖部,一开几十年。她穿着碎花短袖,白头发拢成一个髻,胳膊藏进衣袖,马不停蹄忙东忙西。

气温上升,小卖部啤酒销路特别好,她垒起一箱箱啤酒,擦擦汗说:“你干不干活,不干活杀了你。”

刘十三惆怅地说:“你们

山野之地,我待不下去。”

院中间一棵桃树,树底下的王莺莺拿起笤帚,哗哗扫地,斜眼看着他:“要不这样,我把房子卖了,支持你创业。”

刘十三抱住她:“外婆,我爱你。”

外婆一脚踢开他:“走走走。”

刘十三问:“中午吃什么?”

外婆点着卷烟,说:“谁管你饭,出去挣钱。”

刘十三被踹出家门,回

头一望,半棵桃树高出院墙,门头挂着破旧的小卖部招牌,背景是远处的白云青山。

这座小院装着刘十三的童年。放学之后,他问过外婆很多问题。

小孩子问:“王莺莺,为什么天空那么高?”

老太太回答:“你看到云没有?那些都是天空的翅膀啊。”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很多事情已经很多年。

(选自张嘉佳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)